

金华朱氏家族五代从教故事道出的真谛——

教育是在一块地上静下心来、扎下根的良好生活



□本报记者 池沙洲

离下午的课还有半个小时,朱绍邦放弃了午休,在电脑上调整课件。离上课还有5分钟时,他拔出U盘,朝教室走去。

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在中间靠前的位置上坐成了一个小方块。选修化学的人不多,全年级总共只有二十几人。

上课铃响的时候,几位教师进了教室,坐在了后墙椅子上,他们是化学组成员。

朱绍邦去年任金华市第六中学副校长,这个学期开始分管教学工作,兼授化学。这堂课是他为高三学生上的一堂复习课,同时也是面对组内的一堂教研课。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名单,浙江省4个教育世家人选,金华朱氏家族榜上有名。

作为一所普通高中的一名80后教师,朱绍邦是普通且谦逊的;而作为全国级荣誉的申报人,朱绍邦又显得特别自信,“这次能参选靠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祖上的荫庇和荣耀”。

创办乡学的高曾两代

朱绍邦小时候常在村里的一座大宅院里玩,成年以后才知道,这座高大气派的徽式建筑曾经是他们朱家的祖产,才开始对祖辈的故事有了一些了解。

朱家世居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下宅村,在清朝同光年间家业颇丰,经营酒坊、药铺、百货,广有良田。

朱绍邦的高祖父朱祚祥,字廷燮,年少好学,熟读经书,考上了秀才。但乡试屡试不中,便无意仕进,转而积极办学,为村中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借着修缙族中公共活动场所——朱氏祠堂,朱祚祥在祠堂设立了私塾,并亲执教鞭。



朱绍邦在给 学生授课

□童淑芳

想做一名优秀教师,绝非上好课那么简单,这是我从教十余年来最切身的感受。常言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活环境、个人爱好、性格脾气……这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成长。作为班主任,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小叶是我曾经带过的学生,豆蔻年华,却没有同龄女孩的活泼与开朗,脸上露出少有的老成。初一时,她成绩非常优秀,但到了初二却退步明显。作为班主任的我自然心急如焚,但没有贸然去找她谈话,而是从侧面入手,找出根本原因。原来,小叶来自山区,家庭人口多,还有两个姐姐,父母为了供她们上学,常年在外打工。小叶是个懂事的孩子,看到父母奔波劳碌,心理压力很大,经常想辍学打工,改善家庭条件。我又和她的舍友沟通交流,打探到小叶有绘画天赋,经常给同学画漫画,每画一本童话本,收两元钱。

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我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是面对小叶急于赚钱帮助家庭的实际,我们约法三章:只要在期末考试中数学和科学两科考到85分以上,就奖励她200元。

据村里长辈们回忆,作为朱家的族长,朱祚祥为人厚道,乐善好施,逢年过节外出收租,不但经常空手而归,甚至把随身带的盘缠也接济给贫困户。

朱汝恒是朱祚祥之子,毕业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后无意继承祖产,在岭下朱镇任教,兼任朱氏祠堂的塾师。

他后来任积道乡乡长,支援红军,宣传抗日,兼任岭下朱松溪学校(岭下镇中心学校前身)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积蓄,在下金山村办了一所学校。

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朱汝恒不仅为许多家庭送去知识,更是改变了一方民风。

承前启后的英才祖父

朱汝恒喜欢行走四海,见多识广,生了7个孩子,并供他们上学,读书明理。

朱汝恒三子朱德涵,是朱绍邦的祖父,自幼在朱氏祠堂学习,聪慧过人,后就读于省立第七中学(金华第一中学前身)。

抗战爆发时,朱德涵随学校迁往山区,背着铺盖卷往来于武义、永康、缙云等地求学。

中学毕业后,朱德涵考入国立英士大学(1928年创办,1950年裁撤,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其余大部分转入浙江大学),成了金华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1949年,朱德涵参加革命,加入土改工作队。1952年,经政府安排,他如愿投入教育战线,辗转澧浦、安地、雅畈等地的多所中小学任教。

在安地镇任教期间,工作十分繁重,朱德涵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给教师辅导,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时由于国家底子薄,尤其三年困难时期,教师每月只得一担萝卜作为薪资。尽管如此,朱德涵把名利看得很淡。有一次调整工资,他不肯填写增资表,说自己的工资已经不低了,硬是把增资名额让给了别人。

“祖父是一个自己工资发了100元,请客能请120元的人。他平日生活过得

十分节俭,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但乐于助人,热情待客,村里红白喜事等大小事情都是他在张罗。”朱绍邦对祖父印象很深,并牢牢记得他的忌日。

那年,他还在念高一,全村的乡亲都来哀悼,送行队列绵延数公里。

安贫乐教的父母双亲

这节是高三复习课《氮及其化合物》,朱绍邦从氮气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等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回顾,旁及这些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再从氨气的实验室制备和工业合成,讲到硝酸、银氨溶液等化合物的反应式,黑板上的公式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学生(尤其是后面两排)的反应也越来越慢……

课后化学组花几分钟开了个分析会,朱绍邦说,定量计算的部分还没有讲,怕学生消化不了。

高中学生对化学普遍有畏难情绪,因此本届选化学的学生少得可怜,这让化学教师朱绍邦感到挺遗憾的。

他认为,一门学科要想在高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多半得在小学阶段就培养兴趣。比如学好化学,他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朱绍邦的母亲朱淑润退休前是一名初中化学教师,这使朱绍邦从小就对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代表学校参加科学知识竞赛。

朱绍邦的父亲朱明,是朱德涵的长子,与父祖一样勤奋好学,可惜时运不济,没有赶上读书的好年头。

20多岁时,仅持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朱明被推荐到澧浦片区任教。他全身心投入教学,走在学生前面,反复钻研教材,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成绩,最后从金华市金东区教育体育局退休。

朱绍邦有双亲和祖父两辈人衣钵亲授,言传身教,尤其是母亲朱淑润在学习和工作上的培养、关心和影响,使他从事教育的志向更坚定。

第五代接过接力棒

教书育人的家族传承和对化学的强烈兴趣,朱绍邦上大学时填报了化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原本已落实在杭州建兰中学任教,但他毅然决定回家乡教高中。

“高中是一个学生走向成人、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教师能让学生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对整个社会是



朱绍邦与祖父朱德涵

很有益的。”朱绍邦说。

2005年,朱绍邦进入金华市孝顺高级中学任教,2013年调到金华市第六中学。今年是他教师生涯的第16个年头。

16年来,他体会到高中教育的艰辛:“初中和小学以育人为主,知识传授上要相对轻松一点。高中化学看一眼就能讲为题,基本上没有,上一堂课非常费脑子。”

聊到了当前最热的“双减”话题,朱绍邦想借机替高中教师发个声:“高中(尤其是寄宿制学校)教师早上6点到校、晚上10点离校太正常了,我们哪天不是看着学生起床,看着学生入睡的?”

2016年至2017年,朱绍邦有在磐安中学支教一年半的经历,感觉到磐安山区的师生更加勤教苦学。“很多教师家就在学校边上也不回,吃住都在学校,真是以校为家。”朱绍邦希望能把他们的精气神带到自己的学校。

前一阵,朱绍邦还去了温州中学观摩学习,看到该校用数字赋能教学,找出学生学科上的薄弱点,很受启发,决心回来后尝试借鉴实施。

2019学年,朱绍邦所带的班级学生全部上了二本线,在这所普通高中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2021学年开始,朱绍邦领导的是整个高三年级,他说:“高中教育是个良心活,教师需要静下心来,需要坐冷板凳,把高中教育搞好了,带给学生和家的是实实在在的福祉。”

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目标:培养一名学生通过选修化学进入国家重点高校。

朱绍邦坦诚地说:“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名学生会就行。这在一类重点高中的教师看来,一定不值一提,也许他们一个选修班全员都能达到。但对我来说,这是从教以来的一个梦想。”

守护花期,静待花开

篮球特长,走体育特招的路子。在篮球队里,他的篮球技艺得到发挥,阳光自信每天挂在脸上,可文化课成绩成为升学的拦路虎。此时,我又找到小俊,告诉他:“特招也是要文化课分数的,如果专业上了,文化课分数上不了,实在是太遗憾了。”以这种形式鼓励,小俊明确了拼搏目标,总算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任课教师纷纷反映:感觉小俊像变了一个人。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最终他作为篮球特招生,被衢州高级中学录取了。

从教生涯中的几件小事,现在回忆起来,依旧让我难以忘怀。只有在合适的土壤里每朵花才能盛开,学生也是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些家庭背景困难,成长经历坎坷,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进步的引路人,要深入地去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针对他们的特长、性格特点开展特色教学疏导,才能够静待花开。

(作者系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班主任)



□韩 焱

成长在校园里 的我,自小就能接触到很多报纸杂志。每每新刊到手,我都会急不可待地翻开来看,《红蕾》《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就像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扇门,让我沉浸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

后来,我在欧洲也曾待过一段时光,每次出远门乘坐火车,都能见到当地人手捧一本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看得津津有味。那人与书和谐宁静的画面实在太美,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究其实,自己算得上是喜欢读书的那一类人了,从书中获益良多,也正是一本书将我送上三尺讲台。身为教师,自是希望讲台下的学生们能像自己那样,以书立志,用书养心。要达成这个长远的人生目标,尽管班主任的教育引导和语文教师的训练强调是少不了的,但我觉得重中之重需落在培养一个人养成自觉阅读好习惯这一点上。

我这里强调的有两点:一是“阅读好书”,而不是“阅读书”;二是要“自觉”地去阅读,而不是被人逼迫着去读。

有些学生其实是喜欢阅读的,但当你拿起他们所看之书时,却发现是一些无需动脑的“快餐”文学,甚至有一些血腥恐怖、尔虞我诈的内容,对人生价值观和社会观产生不良影响的书。以前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她就特别喜欢看玛丽苏甜文,上课下课都忍不住阅读。有次她妈妈来校跟我交流提及这点时,说起上初三那会儿,对女儿这种不分轻重主次的“迷书”行为特别生气,就不做二不休地把女儿房里这类“闲书”搜罗出来全部烧掉了。虽说做妈妈的在行为上偏激了些,但不难看出,妈妈对女儿读这类没有营养的书感到着急与愤然。

那么,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学生问我,我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告诉他们,所谓好书,不一定全指那些经岁月筛选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著,凡是语言和思想兼美的书就是好书,它们可以有效解决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你脚踏实地地摒弃浮躁心态更加热爱生活;它们可以净化你的思想心灵,让你看到这个世间的澄净美好;它们好比是一面镜子,让你从别人的经历和思考中去反省去珍惜自己当下的生活,去涵养和修炼自身内的素质。

另外,教育的意义在于唤醒自觉的能力,借由课堂上教师对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达到促使学生去自觉阅读、自觉学习、自觉思考的目的。我觉得言传身教很有必要,因此,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会跟学生分享自己看过的书及评价。比如,学生们能从我这里知晓季羡林先生朴实文字间的博爱慈悲,琦君作品中至善至真的温暖情怀,简媾散文的清丽婉约与细腻深邃的情思,等等。

实践证明,我的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有些学生课后主动来找我索取书单,这就比我以教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阅读显得有效。后来发展到有学生在遇到好书后也会主动推荐给我,哪怕是他们已经毕业走出校园了。他们推荐的一些书还真有我没看过的,内容确实也不错,甚至还有学生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还记得跟我换书看,由此可见,我要求他们保持长期阅读习惯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成效。

更为重要的是,有温度的恰当文字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曾经,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求助文章,是一位读者提及他表妹近段时间经历了一些烦心事颇有些想不开,时时有轻生的念头。身为班主任的我果断在当天晚自修前组织全班学生用心给这位表妹写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又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学生们和我写的这些文字修改整理好发给了报社,第二天便登载了。根据后续报道,我了解到那位读者把这些有温度的文字转给了自己的表妹,表妹也没想到竟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如此的善解人意,感觉到生活还是有希望有亮色的,还是可以怀揣着勇气走下去的。之后,还有热心读者对我们的这次行为撰文进行了评价和肯定。当我把报上的这些文字拿给学生们看时,他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发现原来文字还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已经高于了它本身的价值。

我一直喜欢杨绛先生那句简洁而朴素的话语: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读一本好书,可以令你忘却世间烦恼;读一些好书,可以让你睿智应对问题;读更多的好书,可以助你实现人生梦想。

当下社会,是一个个性彰显的社会,尤其是部分心性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常把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口头禅挂在嘴边,或是在网络上发布一些看不懂的火星文,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读好书,因为好书可以教会他做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而其笔下的文字也多是妥当而讲究的,否则便失却了一个读书人应秉持的风范。

因此,我倡议青少年要将阅读好书根植于心,并让书中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真正地将文字之美思想之美体现于生活的细节之中。好好读书,读读好书,这本身就是对生活应有的一种认真的态度。

(作者系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



将阅读好书根植于心